

肢解

T U R N O F M I N D

記憶

記憶斷裂，碎成一桌子筆記
我殺了人嗎？我想不起來——可是我知道，她死了，我的好友
而我，是警方眼中頭號嫌疑犯



肢解

T U R N O F M I N D

記憶

愛麗絲·拉普蘭 Alice LaPlante —— 著 謝佳真 —— 譯

肢解記憶 *Turn of mind*

作者	愛麗絲·拉普蘭 Alice LaPlante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譯者	謝佳真	
封面設計	沈佳德	
主編	朱玉立	
總編輯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臉譜出版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02-2500769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2:00；13:30～17:00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城邦網址：http://www.cite.com.tw 臉譜推理星空網址：http://www.faces.com.tw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7 8822／傳真：603-9057 6622 email：cite@cite.com.my	
初版一刷	2013年2月26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235-238-0 定價 280 元（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TURN OF MIND

Copyright © 2011 by Alice LaPlante

Copyright licensed by Grove/Atlan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肢解

T U R N O F M I N D

記憶

愛麗絲·拉普蘭 Alice LaPlante —— 著 謝佳真 —— 譯

肢解記憶 *Turn of mind*

作者
譯者
封面設計
主編

愛麗絲·拉普蘭 Alice LaPlante
謝佳真
沈佳德
朱玉立

總編輯
總經理
發行人

劉麗真
陳逸琰
涂玉雲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出版

臉譜出版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02-2500769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02-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2:00；13:30～17:00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城邦網址：http://www.cite.com.tw
臉譜推理星空網址：http://www.faces.com.tw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7 8822／傳真：603-9057 6622
email：cite@cite.com.my

初版一刷

2013年2月26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86-235-238-0

定價 280 元（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TURN OF MIND

Copyright © 2011 by Alice LaPlante

Copyright licensed by Grove/Atlan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art

1

T R I
U N
M U F
M I N D

狀況有異。你總會察覺異狀。你會撞見殘局：一盞破碎的枱燈、一張顫抖的錯愕臉孔，那張臉似曾相識卻不知是何方神聖。偶爾是身穿制服的人：一位醫務人員、一位護士。一隻遞來藥丸的手。或是準備幫你打針的手。

這一回，我在一個房間裡，坐在冷冷的金屬折疊椅上。這個房間我並不熟悉，但是我已經見怪不怪。我尋覓線索。這裡像辦公空間，長型的格局，挨挨擠擠地擺著幾張桌子和幾部電腦，紙張散亂。無窗。

淡綠的牆面幾乎看不見，釘著許多海報、剪報、公告。日光燈灑下一圈光亮。幾個男女在交談，他們談他們的，沒人對我說話。有些穿著鬆垮的西裝，有的穿牛仔褲。穿制服的人數最多。我猜咧開笑嘴並不得體。露出懼色或許可行。

我依然能夠閱讀，心智尚未淪喪到不識字，那是以後的事。書籍我已經無福消受，但報紙的文章還行。雜誌文章也看，但篇幅必須短小精悍。我自有一套閱讀的辦法。我會使用有橫線的紙寫筆記，一如往年就讀醫學院的時候。

一旦被文意弄糊塗，我就看筆記。參閱筆記內容。看一篇《論壇報》的文章需要兩小時，《紐約時報》則得耗上半年。現在，我坐在桌子前，拿起不曉得誰丟棄的報紙和一枝筆，在邊緣做筆記，一邊閱讀。這些解決方案治標不治本。激烈的情勢持續。他們自做自受，理應懊悔。

之後，我看著這些筆記，卻只感到不安、失控。一位藍衣的粗壯男人徘徊著，手距離我的上臂幾吋遠。隨時可以攫住我。制伏我。

妳了解我剛才宣讀給妳聽的權利嗎？依據這些權利，妳願意和我談談嗎？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在費城嗎？有一棟在胡桃巷的房子。我們在馬路上踢球玩。

不，這裡是芝加哥。四十三選區的第二十一社區。我們聯絡了妳的兒子和女兒。妳可以隨時終止我們的對話、行使妳的權利。

我要終止對話。對。

一大張告示用膠帶張貼在廚房的牆壁上。發顫的粗黑馬克筆筆跡斜斜橫過海報：我的名字是珍妮佛·懷特醫師。我六十四歲。我罹患失智症。我的兒子馬克二十九歲。我的女兒費歐娜二十四歲。看護瑪德蓮娜和我住在一起。

海報內容一目了然。那家裡多出來的那堆人是何方神聖？他們是陌生人，到處都是。一個我不認得的金髮女人在廚房裡喝茶。休閒室裡似乎有動靜。然後我彎到客廳，又看到另一張面孔。我問妳是誰？其他的又是些什麼人？妳認識她嗎？我指著廚房，結果她們笑了。

我就是她，她們說。剛剛我在廚房，現在我在這裡。除了妳，屋子裡只有我。她們問我要不要喝茶。她們問我要不要散散步。我說，難不成我是三歲小孩？我厭倦了被纏問不休。妳認得我吧？妳不記得了嗎？我是瑪德蓮娜。我是妳的朋友。

1 失智症發作時，別說親朋好友，連自己也未必認得，他們可能將鏡子之類的反射影像誤認為真人。因此，此段的「她們」，應該是瑪德蓮娜及她的反射影像。

筆記簿是我與自己及別人溝通的方式。筆記填補了我空白的記憶。當凡事如墜五里迷霧，當別人提起我不復記憶的事情或對話，我便翻閱筆記。有時候，我從筆記內容得到慰藉。有時候則否。筆記是我的心智聖經。筆記簿放在廚房桌上，方型的大開本，有壓紋的皮革封面，內頁是奶油色的重磅紙。每一筆紀錄都附帶日期。一個和氣的女人讓我坐在筆記簿前面。

她寫道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珍妮佛的記事。她將筆遞給我，說：寫下今天的事情。寫寫妳的童年。記得什麼盡量寫。

我記得第一次操刀時做的腕關節固定術。記得手術刀抵著皮膚的壓力，還有刀鋒終於劃破皮膚後稍微減弱的壓力。肌肉的彈力。手術剪刀刮過骨骼。以及手術完畢後，一根指頭接著一根指頭地剝下血淋淋的手術手套。

黑色。每個人都穿了一身黑。在街上三三兩兩走向聖味增爵天主堂，裹著大衣，圍巾包覆著頭部及口鼻，抵禦顯然很凜冽的寒風。

我在暖和的家裡，臉貼著結霜的窗戶，瑪德蓮娜在附近走動。天主堂十二呎高的雕刻木門在我視線所及之處。門扉大大敞開，人往裡面走。一輛靈車停在門前，其他車輛排列在靈車後面，車燈亮著。

是亞曼達，瑪德蓮娜告訴我。這是亞曼達的喪禮。誰是亞曼達？我問。瑪德蓮娜猶豫不決，然後才說：她是妳最要好的朋友，是妳女兒的教母。

我搜遍枯腸。沒印象。我搖搖頭。瑪德蓮娜拿來我的筆記簿，往回翻，指出一張剪報：

芝加哥老嫗喪命，遺體遭肢解

芝加哥論壇報，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伊利諾州芝加哥訊

七十五歲的芝加哥婦女昨日被發現陳屍在雪菲耳大道二一〇〇街區的民宅，遺體遭到肢解。

與警方偵辦小組關係密切的消息來源指出，一位鄰居察覺死者亞曼達·奧圖爾將近一週未將報紙拿進屋內，進而發現她陳屍在自宅。她四隻右手手指遭到截除。實際死亡時間不明，但消息來源指出，死因應為頭部創傷。

宅中沒有申報物品失竊。

無人遭到起訴，但警方曾羈押一位關係人，並於不久後釋放。

我苦苦思索，卻記不起半件事。瑪德蓮娜走了。再回來時她拿了一張照片。

照片上有兩個女人，一個比另一個高出至少兩吋，長長的白色直髮挽到後腦，盤成緊實的髮髻。

另一位年紀比較小，灰色髮髮比較短，髮絡靠近臉龐，映襯出鮮明的輪廓，她的五官也秀氣一些。這一位年輕時，或許是個美人。

這是妳，瑪德蓮娜說，指著比較年輕的那個女人。照片在這裡拍的，這是亞曼達。我端詳照片。

高的那位有一張引人注目的臉孔。不是一般所謂的漂亮。你也不會以一團和氣形容她。她鼻翼周邊太銳利，疑似輕蔑的線條蝕刻到下顎。兩個女人站得很近，沒有相碰，但親密感絕對存在。

妳要努力回想，瑪德蓮娜督促我。妳記起的事說不定很重要。她的手重重壓在我肩膀上。她對我所企求的是什麼？但疲倦突然來襲。我的雙手發抖。汗珠涓滴從雙乳之間流下。

我要回房間了，我說。我狠狠拍掉瑪德蓮娜的手。別煩我。

亞曼達？死了？難以置信。我最最親愛的朋友。我兒女的第二位母親。我在街坊間的盟友。我的

姊妹淘。

若不是亞曼達，我在這些年月便會陷入孤絕。我是異類。永遠離群。是被人挑剩的傢伙。

但沒人知道我的孤絕。他們都被表相所惑，輕易受到矇蔽。沒人比亞曼達更洞悉弱點。她看破我的實際處境，拯救我脫離那不為人知的孤絕。可是，當她需要我伸出援手時，我在哪裡？我在家裡。跟她家只有三棟房子的距離。耽溺在自己的哀苦中。她則飽受折磨。被一個揮刀的怪物闖進家門，奪走她的性命。

哎呀好痛。疼得要命。以後我不吞藥丸了。我要拿手術刀從自己的大腦割除她的形影。我只求實現漫漫幾個月以來始終苦求不得的目標：腦中一片甜蜜的空白。

那個客氣的女人在我的筆記寫東西。她簽下名字：瑪德蓮娜。今天三月十一日星期五，又是糟糕的一天。妳踢到階梯，傷了大足趾。在急診室時，妳逃到停車場。一位看護帶妳回來。妳向他吐口水。

丟人現眼。

這種半殘的狀態。陰影下的生活。當神經纖維糾結，大量增加，當神經炎性老化斑塊變硬，當神經突觸停止發射訊號，當心智逐漸潰朽，我都了然於心。我彷彿未施予麻醉的病患。

每個細胞的消亡都刺痛我內心最脆弱之處。我不認得的人擺出施恩的架子。他們擁抱我。他們試圖握住我的手。他們叫喚我孩提時代的小名「珍」或「珍妮」。我苦澀地嚥下現實，我在陌生人之間赫赫有名，甚至備受喜愛。名人！

一位我幻想中的傳奇人物。

我這陣子的筆記滿是警語。馬克今天大發雷霆。他掛我電話。瑪德蓮娜說以後不管誰來電，一概不准理會。若是她在洗衣服或上洗手間時門鈴響了，也不要應門。

之後是另一個筆跡。媽，妳把自己託付給馬克並不保險。把醫療決定代理人改成了我，我是費歐娜。反正，醫療決定及財務的代理人本來就最好是同一人。有些內容被粗黑的筆劃掉，不，應該說塗掉。會是誰呢？

又是我的筆記：

馬克來電，說我的錢救不了我。我務必聽他的。我們必須採取其他行動來保護我。

之後：媽，我賣了五萬元的IBM股票支付律師訂金。她經辦涉及心智能力的官司備受推崇。警方沒有證據，只有推論。錢醫師開了一百五十公絲的思樂康⁴來減輕發作的症狀。明天星期六我會再來。女兒 費歐娜留。

2 neurofibrillary tangles，神經細胞因變形而糾結成一團。

3 neuritic plaques，過剩的澱粉樣蛋白（amyloid）分解後在腦中堆積，形成球狀體。斑塊與糾結都會阻礙神經訊息的傳導，以致阿茲海默症患者逐漸喪失記憶，出現言語及情緒障礙。

4 Sequal，抗精神病藥物。失智症有時會合併精神疾病，但沒有精神病的失智症患者也很常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以求鎮定病患的情緒，讓照護者容易照料。

我參加一個阿茲海默症患者的支持團體。成員來來去去。

今天早上瑪德蓮娜說我腦筋夠清楚，不妨出席。聚會地點在克拉克街的衛理公會教堂，建築寬矮，採用灰色的護牆板，還有俗麗的三原色彩繪玻璃窗戶。

我們使用團契室，那裡地方大，窗戶不開，斑斑點點的油地氈上有金屬折疊椅的拖壓痕跡。我們是一支雜牌軍，大概五六人，心智喪失的程度深淺不一。瑪德蓮娜在外面等著，跟其他的看護在一塊。他們在陰暗的走廊排放長椅，打毛線，細語交談，同時留意團契室裡的動靜，略有風吹草動便會一躍而起，帶走自己負責看護的病人。

我們的帶領人是一位具有社工學歷的年輕人。他面容和藹，長得很沒用的樣子，喜歡以自我介紹和一個笑話展開聚會。我的名字我已經忘了，我不曉得自己是做哪一行的。他說我們的聚會是兩個周而復始的步驟。步驟一是承認自己有毛病。步驟二是忘了自己有毛病。

這總能逗笑我們，有些人笑是因為他們記得在上次聚會時聽過笑話，但大部分人笑是因為覺得第一次聽，不論聽過幾回都一樣。

今天我腦袋還算清楚。我記得這個笑話。我甚至可以加上第三步驟：步驟三是記起你忘記了。步驟三是最艱難的一步。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態度。這是帶領人的說法。他說，你們都得到了令人極為沮喪的診斷。你們都是受過教育的聰明人。你們知道自己時間所剩不多。你們要如何面對操之在己。保持正面！罹患阿茲海默症可以像參加一場你不認識所有與會者的派對。想想吧！每一餐都可以是你有生以來最美味的一餐！每部電影都是你這輩子看過最精采絕倫的一部！幽默以對，他說。你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訪客，正在考察這個星球的風俗民情。

但是我們其他人怎麼辦？對於覺得局限愈來愈多的人呢？面對改變總是驚駭不已的人呢？十三歲時我拒絕進食一星期，就因為母親替我的床買了新床單。對我們來說，如今的生活危機萬狀。凶險四伏。因此，你對每個硬是湊到你跟前的陌生人點頭。別人笑，你便笑，在別人面容嚴肅時也一臉嚴肅。假如人家問你記不記得，你又點點頭。或者先蹙起眉心，然後露出記起的臉色一亮。

這一切都是生存的必要做法。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訪客，而這個星球的人並不友善。

我自行拆開郵件。然後郵件會消失無蹤。拂去。今天，郵件的訴求是協助拯救鯨魚、拯救熊貓、解放西藏。

銀行對帳單顯示我在美國銀行有三千五百六十七元八十九分的活期存款。還有一份來自股票交易員麥可·布朗斯坦的對帳單。我的名字在上面。我的資產在最近六個月跌了百分之十九。現在總額顯然是兩百五十六萬。他附上短箋：您的處境不算太糟，幸好您的投資選擇很保守，而且也採用將投資標的分散得很廣的投資策略。

兩百五十六萬算鉅額嗎？夠用嗎？我瞪著信文，直到文字模糊。AAPL、IBM、CVR、ASF、SFRs。金錢的暗語。

詹姆斯很狡猾。詹姆斯暗藏祕密。有的我知情，大部分一無所悉。他今天上哪去了？孩子們在學

校。家裡沒別人在，只有一個管家也似的人物。她正在整理休閒室的書籍，哼著我不認得的曲調。她是詹姆斯聘請的人嗎？有可能。必然有人在操持家務，因為屋子裡打理得井井有條，但我對家事向來心懷敵意，而詹姆斯雖然有潔癖，卻是一個大忙人。他總是不在，東奔西跑的。執行祕密任務。就像現在一樣。亞曼達不苟同。婚姻應該透明澄澈，她說，禁得起太陽的全力照射。但詹姆斯是個幽影般的人物。他需要遮遮掩掩，待在黑暗中才有充沛的生命力。詹姆斯許久以前親口解釋過，編造出完美的譬喻。或者說，他的譬喻取材自大自然。儘管我不相信過度精細的分類，倒覺得這一條可信。那天是燠熱的潮濕夏日，在北卡羅萊納州詹姆斯的老家。當時我們尚未結為連理。晚飯後，我們踩著逐漸消退的天光散步，距離他父母家僅僅兩百碼，便已深入原始森林，樹影幽暗，樹木披垂著白苔，滿地枯葉令我們的腳步聲細瑣不清。一叢叢的蕨類植物矗立在土石之間，偶有蕈類植物瑩瑩放光。詹姆斯打著手勢。有毒，他說。他開口時，一隻鳥兒啼叫起來。此外闐靜無聲。我看不見路在哪裡，但詹姆斯邁出穩健的步伐，前方便神奇地出現去路。我們走了或許四分之一哩，光線分分秒秒不斷地衰微，詹姆斯這才停步。他指著一個地方。在樹腳下一大片黃綠苔蘚中，有個發出幽白亮光的東西。是一朵花，一朵聳立在白色長莖上的花。詹姆斯呼了一口氣。我們運氣真好，他說。有時候幾天也找不到一朵。

這是什麼？我問。花兒放射出自己的光亮，明亮到幾隻小昆蟲繞著它打轉，彷彿被燦光吸引。

鬼花，詹姆斯說。學名單花錫杖花。他俯著身將花捧在雙掌之中，細心地不讓花兒脫離花莖。這是少數不需要光線的植物。它在暗處其實會發光。

怎麼可能呢？我問。

這是寄生植物——不行光合作用，從周圍的菌類和樹木吸收養分，讓別的植物做苦差事。我總

覺得對它有種親切感。甚至可說是欣賞。它不隨遇而安——因此不會廣為散布。它非有合適的宿主不可，生長條件也必須恰到好處，才能欣欣向榮。一旦它欣欣向榮，便真的是奇觀。他放開花，站直身體。

原來如此，我懂了，我說。

是嗎？詹姆斯問道。真的嗎？

對，我重申，而這個字懸垂在我們之間潮濕至極的空氣中，有如允諾。一則誓言。

那趟行程之後不久，我們悄悄在艾凡斯頓法院成婚。我們沒有邀請任何人觀禮，以免除被打擾的感覺。書記官是見證人，儀式不到五分鐘便結束。整體看來，這是明智的決定。但是在今天這樣的日子裡，在我覺得看不到詹姆斯的身影就像一個傷口時，我便渴盼回到那片樹林裡，那裡在我心裡莫名地鮮明強烈，一如我們在那裡的那一天。我可以伸手摘下那朵花，等詹姆斯回來給他看。黑暗的獎盃。

我在卡爾·錢的辦公室裡。一個醫生。看樣子，是我的醫生。他是一個身材單薄、頭髮漸禿的男人。蒼白，只有一直待在室內人工照明下的人才會那麼白。一張親切的面孔。我們顯然是熟人。

他聊起以前的學生。他使用的詞是我們的。我們的學生。他說我應該與有榮焉。說我為大學和醫院留下了無價的貢獻。我搖搖頭。我疲憊得沒有假裝的力氣，昨晚一夜無眠。踱了一夜。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從浴室到臥房到浴室再回來。數算著步伐，在磁磚以及硬木地板踩出穩定的節奏。踱到腳底發疼為止。

但這間辦公室勾起我的記憶。儘管我不認識這位醫生，卻覺得他的東西很眼熟。桌上的人類頭骨

模型。有人在它瘦骨嶙峋的上頷骨搽上口紅，畫出嘴唇，底下粗率的標籤只寫著：瘋狂的卡洛塔⁶。我認得那一具頭骨，也認得筆跡。他見到我在看，便說：妳開的玩笑總是怪怪的。

桌子上方的牆面有一張古董滑雪海報，鮮紅的字體寫著：沙木尼⁷。Des conditions de neige excellentes, des terrasses ensoleillées, des hors-pistes mythiques.⁸海報中的一男一女穿著十九世紀初葉的膨大服飾，泰然自若地跟著滑雪板躍到白色陡坡的半空中，一株株松樹錯落地生長在山坡上。這是一張異想天開的繪畫，並非照片，不過牆上也有照片，就掛在海報左右兩側。黑白照片。右邊的照片是個年輕女孩，儀容不整潔，蹲在一間破舊小屋前面。左邊的，是一片荒野，平坦的地平線上恰恰可以看到太陽，還有一名女子，赤身露體，趴在地上，雙手撐著下巴。她直視鏡頭。我覺得厭惡，便別開了視線。

醫生呵呵笑著拍拍我的手臂。妳從來沒有認同過我的藝術眼光，他說。妳說我很寶。安瑟·亞當斯⁹與探索頻道的綜合體。我聳聳肩。我由著他將手放在我的手臂上，引導我在椅子坐下。

我要問妳一些問題，他說，妳盡力回答就可以了。

我吭都不吭一聲。

今天星期幾？

今天是看醫生的日子。

聰明的答案。現在幾月？

冬天。

可以更明確一點嗎？

三月？